汪子文錄

汪子文錄敘

予年二十餘始有志於學其端實自汪子大紳發之予之初學於程朱汪子則與予言程朱汪子之言程朱也非猶夫人之言程朱也繼學於陸王汪子則與予言陸王汪子之言陸王也非猶夫人之言陸王也已而予學於佛學於淨土汪子則又與予言佛言淨土蓋予之學日以變而汪子之言日以漸而汪子一若無與於其間者甚哉汪子之妙於言也異哉汪子之切於予也予之於汪子之言也一以爲創獲一以爲固然其不合者則希宗持以示人人莫測其所謂獨羅子臺山見而識之曰是無師智之所流也汪子既樂與予言及見臺山而大樂遂樂與臺山言又樂與予言臺山其言臺山也不獨贊歎而已詆訶笑詬無弗有也其於予也亦然時或與臺山言予詆訶笑詬無弗有也汪子之文經臺山手定者予輒錄藏之久之

成帙已而爲汪子取去閱三年乃復以畀予於時臺山已下世摩挲故迹執卷慨然蓋自是罕有知汪子之文者矣往者臺山自南海還入洞庭山予慮其往而不返也因取臺山文錄而敘之及是汪子亦將入洞庭訪臺山異時讀經處汪子非往而不返者其於洞庭郵傳焉而已雖然汪子壯歲負經世志喜道陳同甫之爲人其深識遠慮其見於所爲三錄中頗屢困於鄉舉髮禿貌癯然老矣方今 王路蕩平庶職就理雖有不羈才如同甫輩吾猶將招之青山白社間彷徨乎無何有之鄉以盡此生也汪子其能無意乎汪子嘗評予文曰釀華成蜜予則評汪子文曰噓氣成雲噫自臺山而外世尙有知汪子如予者邪於其入山也援敘臺山之例敘之是予之切於汪子也汪子其有以報予矣彭紹升題

汪子文錄篇目

卷一

卷二

敘

卷三

敘二

卷四
敘三

晩含山人壽叙

題跋

卷五

書問

卷六

書問二

卷七

記

卷八

記二

卷九
碑

述

傳

卷十

傳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

先立乎其大者

建陽講義引

人之生也直一節

子張學干祿一章

匹夫不可奪志也

默而識之

好學近乎知

偈頌

起懦偈

決疑偈

斷淫偈

汪子文錄卷一

吳汪縉大紳著　長洲彭紹升允初錄

賦

古井賦

靜若深山兮太古爲家淵淵其淵兮思無邪

雲無心賦

有谷兮得一以盈何窈然其無朕兮翕坤精藏其穴兮挺和氣之英英虛不屈兮動愈生不識不知兮直上天庭瀰然無與兮鳳一縱而龍一橫浩氣塞盂兮蕭然顏巷之館靜而瓢滿風先之而浩浩兮我則無聲雨隨之而汩汩兮我則不傾陰陽以之而絪緼兮我則不嘗忽木甲而草坼兮我則無情司橐籥而非我兮名於無名

太史公衡山學道賦

彼傑然於南服兮峭危巒蒸爲雲夜兮湘江迴向復背兮乎北會九復九兮陽德全發而爲大文兮逛屈神鬼而孫卿聖賢伊予心之南馳兮怯彼浪而遷延慚龍門之先覺兮人萬古之蒼煙根氏乎老氏兮家學淵淵竊慕夫孔氏兮願登堂習禮而與魯諸生乎比肩何含家而孤往兮耽寂寞以窮年殆將棄糟魄而洞至精兮收視反聽而脫中堅庶幾乎老之抱一孔之絕四兮淡然無極而冥詣乎先天當其遊於至美兮六經盡其蹄筌堯舜湯武其一吷兮勿問劉項之爭覇遺泰山之豪芒兮噴薄萬古而傲睨乎百家衆史之戔戔伊予望前修而仰止兮安能奮逸足而追步乎層顛

論說

爲學日減論

先儒謂爲學唯有日減減得盡便無事其亦近於老氏爲道日損損

之又損以至於無爲之說矣有惑焉者因論之曰孔子其至矣乎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滅之至也滅得盡者也顏子其庶矣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善日滅矣於善無所增也語其好學曰不遷怒不貳過不遷不貳怒過日滅是之謂好學不以增爲學也語其賢曰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初無所增但不改之而已是之謂賢不以增爲賢也又何惑乎

說塔

對塔說相輪程子語也譏學之不實者耳余有登塔詩曰塔頂層層上依然平地行空談終自誤身到不須爾所謂空談自誤蓋用其意然余固空談無實者作說塔

心性譬則太虛也義理其日月物欲其雲霧也意想者雲霧之所由起日月之所由蔽也萬法皆從心性中流出萬象皆從太虛中影現

識得一萬事畢心性可不務乎然日月勝則大虛清朗雲霧勝則大虛蒙塞義理勝則日進於高明物欲勝則日就於汙下意想者高明之累汙下之媒也義理之學至程朱而大明此其功在萬世也陸王兩家多說心性然其教人專提知是知非為善去惡於義理之學蓋能抓其要者一轉而為慈湖龍谿專談心性略去義理意以心性本空蒙之者意想也故埽除意想心性自妙為中人以上說殊簡捷獨是中人以下多誤會其旨往往欲根未斷理窟先迷轉墜在雲霧中矣日月勝大虛自朗義理勝心性自昭此程朱之學所為喫緊也日月光被萬方照終古要其本體只是一箇此陸王之學如言水之溼火之燥無可疑者慈湖龍谿之學為解脫門中一葦之杭焉可也

主張程朱者見人說主敬窮理便喜謂是正學有說立大本致良知者便不喜謂是異學主張陸王者見人說立大本致良知便喜謂是

聖學有說主敬窮理者便不害謂是支離之學吾嘗譬之有詩兩首一用一東一用二冬一人說用一東韻方可成詩用二冬便不成詩一人見他如此說便與他拗轉云用二冬韻方可成詩用一東便不成詩似此兩人主張詩敎不亦戇哉於此道洞然無疑者古人說東我卻說西古人說西我卻說東說西說東同是堂堂大路耳但使毫釐有差便是古人說東我亦說東古人說西我亦說西古人所說者天庭帝室也我只在溷廁中說東說西耳

有詰予者曰白鹿鵝湖當時已不勝異同矣亦可云主張一東二冬邪予應之曰朱子儒中之杜少陵也象山先生則李太白也李杜詩法豈無異同要是爲經天之日月並行而不悖者也後來爲異同者或憎日而喜月或喜日而憎月乃如世俗所謂能詩者只靠一部韻府作家當多押得幾韻者便抗顏而談李杜矣目之以主張一東二

冬不亦可乎

見闤闠市欲平其是是非非得其情必不服也況講學哉告子實地乃是莊子以上人但莊子會說告子不會說耳須知本分上原無可說於無可說中說去自然塞乎兩間也告子殊未及此然於本分上極能痛下工夫全不知有世故者告子也於本分上極透而世故太明者莊子也吾推告子在莊子之上者以此象山先生之卒也朱子曰可惜死了一箇告子吾殊未敢信其言要不可謂不知告子者也獨是象山先生之學出於孟子而非出於告子此的然無可疑者告子一無是無非閒道人也象山先生於是非上多少分明

陸王門牆迥是峻絕象山先生曰我不說一撇仲說一我說一只是鍬他心齋曰見滿街人都是聖人陽明先生曰滿街人到看你聖人在慈湖心齋兩先生所造是何等地位猶不肯放過若此我輩去兩

先生奚啻萬里而遥而已容易看卻縱口口說著陸王正不堪在陸王門下作奴耳因書之以自警

攻陸王者輒以孟子自居以告子居陸王甚則以楊墨居之不如是非朱子徒也自有文字以來此為第一妄語我固不敢日朱子徒也吾而爲朱子徒亦決不能作此妄語

者裏濃一些子不得惟淡然後近道陽明先生門下英材最盛然陽明所屬意者卻在日仁東廓二子以淡故也陽明之意可知矣後人於陽明之學稍有入頭即欲作怪剗地裏將他門庭壞卻可勝浩嘆

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陽明先生教人毎提此四句而無善無惡心之體一語尤爲王氏之奥後來闡明王氏宗旨者在此痛攻王氏者亦在此一出一入故不乏卓然有造者然徒爲是嘵嘵者亦多矣予偶披楸門集至孔

龍字墓志曰研思聖學以明明德爲宗嘗推言王文成之學無善無惡心之體本無不明也有善有惡意之動明或流於不明也知善知惡是良知明目常明也爲善去惡是格物以明還明也殊能見大意非徒嘵嘵者也棘門集姚孟長先生著

李太白蘇東坡詩何以不及老杜曰老杜只說家常話太白愛說僊東坡愛說禪故當不及耳然則僊禪不可以爲詩乎曰非也試看寒山詩何嘗一味說禪所以能傳古佛心髓以禪入詩者須得此意然太白拾卻僊東坡拾卻禪其本色妙處豈下少陵哉後之學太白東坡者無論其本色妙處能愛說僊愛說禪者已爲空虛之足音矣我輩作詩借僊禪兩家滌邪穢而出汗泥以還其本色焉可也

弈喻

汪子嘗暑夜苦暑輾轉不能寐念其所學而痛其未成也因

念少時有同門友者嗜弈嘗爲予以弈喻學其語多可感者因又念吾友羅臺山以春入京師至今未歸往過吳時予嘗欲贈之以文而臺山又甚愛樂予文者兩念忽交爲作弈喻一首衍之爲弈說三首記弈事一首以弈樂一首終焉其夜乾隆三十四年八月五日夜也望後臺山自京師歸復道吳遂敘以贈之

鄰父生四子而命之學先以言覘厥志伯曰伯仁仲曰仲義叔曰叔禮季曰季智仁前曰仁願學爲人師義前曰義願學爲人佐禮前曰禮願學爲人望智前曰智願學天技父顧曰天技何技也季對曰智志於弈弈天技也父曰而何爲獨志於斯也季曰智竊覬仁之志志乎道德義之志志乎功名禮之志志乎文章智皆有志焉竊願寓之於弈也父曰弈之爲天技也有說乎對曰有弈之爲言易也弈之數

周天之數也弈之子分黑白陰陽之象也數也象也而運之者心也
善弈者不泥象數而求心不遺象數而求心者也泥象數是以必爲
有外也遺象數是以必爲有內也必無內外也無內外者弈之心也
其爲數也一經一緯綜錯萬端至賾而不可惡至動而不可亂也其
爲象也貴白賤黑扶陽抑陰之義也譜子者先黑而後白後白者天
德不可爲首也其贏絀也白而絀不以怨黑黑而絀不以怨白也自
反而已矣絀而自反者爲學之要也若此者弈之原也通其原可以
爲人師國工爭道贏止半子止二三子者良工也非國工也贏二三
子不止非良工矣贏多者爭多也爭多枝下是何也爭多嗜殺人者
也爭少不嗜殺人者也天道好生而惡殺者也嗜殺不嗜殺項劉之
所以成敗也項劉者黑白之勢也弈之爲道以正行師鄙貪而賤詐
鄙貪賤詐春秋之旨也吳楚也以奇合變不知變陳餘之所以死於泜

水也攻中腹者先食遊食遊司馬錯之所以論伐蜀也國小者勿謂不可以善地阻者勿謂可守而不可以攻國小而善國偪之所以治鄭也地阻而出攻諸葛亮之所以伐魏也弱勿卑卑杞之所以卽於戎也强勿亢亢秦苻堅之所以喪師於淝水也善弈者勿輕用其子善兵者勿輕用其民善自固者固厥本善攻人者攻厥心弈之宜其若此也合其宜可以爲人佐文也者理之得其條者也章也者理之得其條而粲然者也易曰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相雜者相間也易以剛柔相間而文成弈以黑白相間而文成各有位焉依乎天理而不可畔也是故爻當位者吉爻不當位者凶弈當位者吉弈不當位者凶易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當其位則變化生焉變化者天地之文也草木蕃吉莫大焉矣不當其位則易之用息焉謂之閉閉也者天地之

不文也賢人隱凶莫大焉矣智嘗觀吉凶於天地之間矣世有文世吉國有文國吉家有文家吉身有文身吉弈有文弈吉世不文以世凶國不文以國凶家不文以家凶身不文以身凶弈不文以弈凶吉者文當凶者文不當也當者當於位循乎天理者也循乎天理而文者謂之國華循乎天理而弈者謂之國工明乎此可以爲人望也已凡此者人爲也竭其才天事備矣故曰天技也故願寓而游焉也父喟然而嘆曰有是哉而之所學者技也由而之所志而學之進乎技矣與造物游矣於是四子退而各以所願學者從事焉十年而季之學大成以其技縱天下而伯仲叔學日困請於父曰何學之難成也父曰何爲其然也豈其進於學者不如智之進於技與於是伯仲叔退而與季論弈所學遂進焉又三年而伯仲叔之學皆大成國人聞而美之曰學之不可不善也如是夫雖然其父亦可謂善教者哉

弈說一

孟子曰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信與曰信何信乎爾曰吾信之於弈凡弈贏半子不可謂之負絀半子不可謂之勝諳其贏半子絀半子者皆天下曰贏半子者勝絀半子者負天下曰諾贏半子者勝絀半子者負矣是非之心也大公也大明也大定也塞天地亘古今而不易者也弈則然也今之好爲人師者不然矣好爲人師者貿貿焉欲以一己之是非易天下之是非譊譊焉是必使之在己非必使之在天下夫安得天下皆非而己獨是哉然而不非天下不是一己又鰓鰓焉慮不可以爲人師於是好爲人師者多喜順而惡逆也順其說者是也逆其說者非也順其說而無一言之逆者是也順其說而猶有一言之敢逆者非也其殆聖矣夫然而聖人則固未嘗有若是者也其好爲人師者也則亦不善爲人師者也善爲人師者柰何曰去其

喜順惡逆之私天下之所是從而是之天下之所非從而非之守大公處大明行大定陳規矩效繩墨終身孜孜樂吾倫類之共游於是交掖交誘焉而不自匿其可乎伯仁曰願學為人師學為人師學之至也然而始之不進於學終之進於學者其視之此而已乎

弈說二

或曰季之告仲也亦告之以郁子之說而已郁子曰下臣以貨事君中臣以身事君上臣以人事君為人佐之差數則盡乎此矣是可以通於弈乎曰可今夫弈以貨譜其子者下也以身譜其子者中也以人譜其子者上也曷言乎以貨譜其子者也曰譜其子者冥冥焉張口望人迺食則食之而已食其一而喪十者有矣食其一而喪百者有矣彼則何如食其一以為己功一初下咽十百之禍已隨於後而不勝其十百之貪也於是徧行劫勢劫徧於外無術以自固吾見其

本之壓耳矣是所謂上溢而下漏弈之下者也曷言乎以身譜其子
者也曰譜其子者下一二子焉愼之又愼惟一子之是愼也下二子焉
愼之又愼惟二子之是愼也如是下子至於十至於百無弗愼之又
愼也然而譜其子於角惟角子之愼而角以上弗能及也譜其子於
邊惟邊子之愼而邊以內弗能及也譜其子於腹惟腹子之愼而腹
以外弗能及也過不愼者往往而羸也值敵而羸絀無常矣與至者
過幸而得完焉而不勝其壓也弈之中也曷言乎以人譜其子也曰
譜其子者一子之下全弈之勢備焉者也譜一子於左左之子成右
之勢成也譜一子於右右之子成左之勢成也譜一子而仰仰之子
成俯之勢成也譜一子而俯俯之子成仰之勢成也勢成矣敵入吾
角角之子動而邊之子腹之子應焉入吾邊邊之子動而角之子腹
之子應焉入吾腹腹之子動而角之子邊之子應焉益如環之無端

也其能以人者也上也說者曰是則然矣時則乏材若之何應之曰弈者曰吾非不能善吾弈也吾無如弈之無子何也其可乎夫弈之不患無子天下之不患無材也是不待乎審度者也弈不患無子患有子而不能用焉爾天下不患無材患有材而不能用焉爾能以天下之人為天下用者是良佐也能以全弈之子為全弈用者是良工也

弈說三

吾聞世之薄文章者曰是蹈虛焉者爾逐末焉者爾務外焉者爾其說然與否邪吾欲否其說薄文章者方揎擡相望徧地一吹吾焉能以一口闢億揭口哉吾欲然其說吾嘗考之文章家矣文章家之難遇也不百年不一人不五六百年不一人烏呼其說然邪以百年而乃有一人焉蹈虛逐末務外成文章又或以五六百年蹈虛逐末務

外成文章其爲蹈虛逐末務外者亦僅矣是何蹈虛逐末務外者之少也烏呼其說然邪以百年而乃有一人焉成文章負之以蹈虛逐末務外之名是一人而外不成文章者皆不蹈虛不逐末不務外者也以五六百年而乃有一人焉成文章負之以蹈虛逐末務外之名是一人而外不成文章者皆不蹈虛不逐末不務外者也是何不蹈虛不逐末不務外者之多也然則說亦未可以遽斷也請斷之於弈說曰今有不知弈不能弈者直曰吾不知吾不能吾不暇從事於此是其人之快也知矣能矣而未至焉則曰吾其未至矣乎是其人之明也無溝之之見者存也乃有不快不明者於此見夫弈者譜其子橫斜曲直舒斂高下錯然成文曾不識其所謂也或於橫斜曲直舒斂高下之勢布之而得其形似焉而已不勝其心力之勞也遂憒然憍其說溝之曰是蹈虛焉者爾逐末焉者爾務外焉者爾今夫以弈

之橫斜曲直舒斂高下錯然成文寧無所謂邪譜其子有宜先者而宜先者勿後有宜後者而宜後者勿先有宜多者而宜多者勿少有宜少者而宜少者勿多先而先矣後一子焉已失其所以先後而後矣先一子焉已失其所以後多而多矣少一子焉已失其所以多少而少矣多一子焉已失其所以少先先後後多多少少一循乎天理而橫斜曲直舒斂高下之勢生焉矣勢生而形成焉矣非必力之勞所得到也必力之勞且弗得到又何虛之蹈末之逐外之務乎然則薄文章之說不難斷也是天下之悖言倪僻也烏呼為薄文章之說者智不足以知物之有龍鳳麒麟乎龍鱗之長也鱗之文焉者莫盛於龍鳳羽之長也羽之文焉者莫盛於鳳麒麟毛之長也毛之文焉者莫盛於麒麟吾聞鱗之長龍矣未聞鱗之以蹈虛逐末務外薄龍也吾聞羽之長鳳矣未聞羽之以蹈虛逐末務外薄鳳也吾聞毛之

長麒麟矣未嘗毛之以蹈虛逐末務外游麒麟也是其說不可通於鳥獸魚鼈也明矣說之不可通於鳥獸魚鼈者其可通於人道乎故曰天下之悖言亂辭也或曰大文不其無文乎應之曰固也天有文日月星辰天文也地有文山川草木地文也日月星辰山川草木大文也天無朕者也地無垠者也天無朕地無垠無文也天地之道不識者也非可謂天無朕日月星辰有朕也非可謂地無垠山川草木有垠也誠日月星辰有朕乎朕於何在謂山川草木有垠乎垠於何止以是之謂大文無文也而世之言大文無文者弗類矣求天之無朕者曰吾求天之無朕而不得也徒以日月星辰蔽於上故不得也吾甚苦夫天之有日月星辰也使吾不得睹夫天之無朕也而日月星辰又不能抉而去之也於是求天之無朕者焦焦焉以終其身求地之無垠者曰吾徵地之無垠而不得也徒以山川草木蔽於下故

不得也吾甚苦夫地之有山川草木也使吾不能睹夫地之無垠也而山川草木又不可除而去之也於是徼地之無垠者焦焦焉以終其身烏呼日月星辰之著於上也萬萬古矣天何嘗有朕邪山川草木之著於下也萬萬古矣地何嘗有垠邪獨至於吾以須臾之生寓其間輒爲天憂日月星辰爲地憂山川草木是亦不可以已乎烏呼是其無節於內者也樂其固陋而好夸者也烏呼以其固陋好夸之私自蔽而天地之妙勿之能察矣是其無節於內者也天有節於內日月星辰之所以常運也地有節於內山川草木之所以常新也天而無節於內日月星辰不運矣地而無節於內山川草木不新矣是故善觀天者觀之日月星辰之常運而已矣善觀地者觀之山川草木之常新而已矣烏呼求之無朕徼之無垠者不觀於天地自然之妙以生其節乃欲以其固陋好夸之私去天地自然之妙可不爲求

哀乎今有弈師於此誨人曰善弈者不弈一人得其說以弈終其身樂之不厭一人聞其說遂毀局碎子以號於人曰吾師之教則然吾聞季之與叔論弈也嘗以弈師之言告之叔既得其說矣吾恐聞之者不得其說因是以蹈虛逐末務外薄文章也故詳說之

弈事

予往時以秋七月有金陵之役附估舶而往有估客問予曰先生善弈乎予曰弗善於是也然則喜弈乎予曰弗喜也予解其意謂之曰客欲弈乎舟中遣寂良佳第恐弈器猝不可得也客色喜且曰吾出必攜弈也因倒囊中弈器與予弈予意易倦而不知客之勇於是也晨而弈必夜而休然夜未深未休也予爲所窘卒不得已謂之曰吾入江不弈今未入江弈惟命客笑曰先生樂觀江景乎於是自滸墅關至京口舟行三日弈三日泊京口晨色初動聞櫓聲予躍然而起

問舟人曰開江乎曰開江矣予呼水洗面客聞予起亦隨躍而起曰先生洗面畢看江景乎予笑應曰然予洗面畢而客已布局於船頭招予曰先生來予笑而不答客曰入江果不弈乎因以手指舟之所向且言曰對此江山不可不弈予遂笑而即弈焉是日也秋氣晴美天光照席水波不興金焦拱峙江山之勝盡入局中也

弈樂

予少時閉戶而學非聖賢之言不以致思也非聖賢至精之言不以致思也思之久時亦有獲遇事則窒窒而困且苦偶出遊過同門友於道曰予而得之謂予曰子之從事於學其厭麤求精者乎物無精麤者也麤不可厭精非可求厭麤求精是未能妙於物也不妙於物而窒窒則困矣子欲免於是患乎盍由吾弈之道道其學吾之於弈無麤無精者也無麤無精是曰至精至精者妙於物妙則明明則通

通則樂予遂亟歸歸遂發篋陳百家書焦智慮而學焉久之窒彌甚困彌甚苦彌甚同門友聞之款門謂予曰子之學始則求之於一也今則求之於萬也何爲乎其求之而皆弗得也吾能爲子言之子知求之一而不知一者之自一也一者自一而子欲其一而又恐其不一也子又求之萬而不知萬者之自萬也萬者自萬而子欲其萬而又恐其不萬也一果若是乎萬果若是乎且一者非一子不知一者之非一也孰而爲一萬者非萬子不知萬者之非萬也孰而爲萬一果若是乎萬果若是乎窒之甚困之甚苦之甚甚以此也且吾爲子言弈之道弈之一非欲其一也一者不得不一弈之萬非欲其萬也萬者不得不萬弈之自一而至萬非欲其自一而至萬也一不得不至萬弈之自萬而歸一非欲其自萬而歸一也萬者不得不歸一何欲何恐何執樂之不厭而已矣吾之樂乎此明之甚也通之甚也子

聞之而故見廓然也同門友大喜行歌而去曰方之子之礙於學兮徒桎梏其身志而難安曰予賑賑其往勞之兮默啓以羲皇心地之閒閒何之子之廓然兮無地焉與私見以盤桓浩然乎天地之間兮陰陽無始而動靜無端也古之人其備之兮是以心日廣而體日胖也夫之子其庶幾乎此兮而今而後予知其居之以寬也

巧拙說

汪子少時即事觀物遇其妙不能名其妙然其中之淵淵者自若也已而漸能名焉今則徧名之淵淵者於是乎洋洋矣當其淵淵也雖欲言安得而言當其洋洋也雖欲默安得而默客曰汪子拙於前而巧於後雖然客不嘗泛大江攬金焦兩山及采石燕子諸磯之勝乎水繞乎樹樹繞乎山不見所爲山也然而焦山在焉水環乎屋屋環乎山不見所爲山也然而金山在焉其淵淵乎其拙者乎及觀燕子

采石諸磯峯峯壁立水石相激其由拙而漸之於巧者乎吾嘗泝江流而覩所云蟛蠏磯蟛蟹磯之小焉者也水穿石透萬竅洞然無風激作喧鳴不已其洋洋乎其巧者乎久矣夫子之爲蟛蟹也作巧拙說

師友說

郁子曰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名言哉名言哉是我而當者固有助於我非我而當者尤有助於我其別之以師友也名言哉名言哉予少時作詩頗喜爲激壯之音有見予詩者輒曰是如公孫大娘舞劒器渾脫瀏灕頓挫獨出冠時也予少時頗喜豪飲於酒酣後好使氣舉坐爲之不樂坐中有客曰是固俊物終日默默酒酣以往徵露英雄本色爲此言者皆里巷中人耳然實足動予心也予有貢高自大承虛接響之病而此中美疢藥石殊了了朋好豫

肓腧壘相攻予每自堅其壁壘然一言入腋落落其貌怦怦於中也予館於張氏日余子仲林偶訪予於知魚軒中坐次指池上梧桐顧予而言曰是物必高出衆樹之上彼亦樹耳乃輒自高若此殊未近道予知仲林之規予也乃漫應之曰恐是不能不高耳未必有意自高彭子允初嘗謂予曰妙於觀書精於談理如君者眞快友也使能切己痛下工夫則大快矣此允初之規予也予漫應之曰本分上殊無工夫可下李子禹定亦嘗規予曰吾以八字薇君君有益於人無益於己予亦漫應之曰無益於己矣安能有益於人予之自堅其壁壘也若此然是三言者實中予隱微痼蔽之疾入耳後日夕向胸中作轆轆轉矣自今以往吾願朋好之痛攻我也吾疾其庶有瘳乎作師友說

居山說

周先生鹿原以耆年厭棄世味思游於廣莫之野吾友薛子家三其高第弟子也爲先生謀棲息之地予告之曰莫宜於支硎之中峯予嘗度夏於此與寺僧游相好無間寺僧念亭尤喜與我輩往還異時棲中峯者故多高流勝士念亭輒爲予娓娓道之先生高流勝士也是固念亭所樂與數晨夕者乎家三遂以是告之李子禹定彭子允初禹定允初先生忘年友也皆爲先生贊成之禹定先予謀諸念亭念亭果喜加約家三遂涓日奉周先生入中峯偕吾黨數人送焉作居山說

居山而不知山者有矣此百姓日用而不知者也居山而見山者有矣此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也居山而不見山者有矣居山而不見山者此知山者也知道者也一言居山而聖賢凡民之

差數覩矣然則居山者將爲日用而不知之百姓乎將爲見之者之仁智乎將爲知山而不見山者乎必曰將爲知山而不見山者也知道者鮮矣於何證之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豈非居山而不見山者哉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豈非不見山而知山者哉此其一證也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顏淵惟能有爲故其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而不見其爲陋巷也簞食也瓢飲也惟知不改其樂而已矣其亦若舜之居深山也惟能有爲故子與之言終日不違如愚若舜之居山而不見山也退省其私亦足以發若舜之不見山而知山也此又一證也是則居山而知山者之必存乎有爲也雖然吾又恐有爲者之出於有所爲也有爲者而有所爲必於百姓起厭心厭之者曰是奚足爲哉必於仁智起褻心

羨之者曰是亦可爲也矣烏呼百姓之日用者何物也但日用而不知焉耳知之即日用而道存於此矣智仁者之所見者何物也所見者非不仁智也有見焉是見而已矣見也非道也是故居山而不知山者同此山也但不知耳知之即所居而山在焉矣居山而見爲山者亦同此山也所見者非不山也有見焉是見而已矣見也非山也均不得爲知道者故曰君子之道鮮矣謂知道者鮮也知道者於此乎何厭於彼乎何羨哉於百姓乎厭之即日用而不知之不知也於仁智乎羨之即見仁見智之見也其得爲知道者乎去其厭之羨之之情而有爲焉此顔淵之所以學舜也

莊子消搖游記

予少好莊子書內七篇皆爲之說要無足存者惟說消搖游篇言雖淺而頗有旨今節錄之說曰無用最樂無用則無欲無欲則淡淡則

樂何也濃者味短淡者味長也無用則無求無求則閒閒則樂何也閒者神恬忙者神躁也無用則無費無費則嗇嗇則樂何也嗇者有餘奢者不足也說之可存者此耳然不如郭象多矣莊子書惟象能識其道味近日偶披田間詩集見其咏南華曰世故老南華語近諧然能得莊子之術予嘗說吾儒之學純乎道諸子之學純乎術游乎道術之間者莊子也因說消搖游篇而頗言其大意田間集爲飲光錢先生所著先生於莊氏之學蓋嘗有聞者

藝蘭說

客有喜藝蘭者以春日酌予於時蘭芽盡茁矣客蓋藝蘭百盆將以數盆詒予坐有數客喜品蘭謂藝蘭者曰賄汪生蘭必以素藝蘭者曰芽方茁素不素未可知也於是相與言品蘭之術藝蘭者曰吾嘗試之無一驗者品蘭者曰擇其佳者取其心視之素不素可知也藝蘭

者曰吾嘗取而視之矣視之素及華放不素品蘭者曰取其心浮之以定水宿而視之素不素可知也藝蘭者曰吾試之亦無驗品蘭者曰君之拙於品蘭也以吾術爲君擇蘭數種素必可得也遂擇而贈予華放心如丹砂後予偶遊虎邱於時蘭華萎謝盡矣行至韓公祠前見盆蘭一枝欲開未開也其華幽綠可娛予徘徊久之歎爲國香業蘭者曰佳不佳未可知也予曰華將放倘無動者機其德至靜此而不佳何者爲佳業蘭者曰蘭之德難言哉有華未開時靜若可保華乍開已失其靜者有華乍開時靜若可保華既開漸失其靜者有華既開時靜若可保華久開終失其靜者有今歲華開時靜若可保來歲華開忽失其靜者故曰難言也佳不佳未可知也予問曰儻有術以知之乎業蘭者曰吾老於種蘭矣誠無術以知之也予聞而歎曰品蘭者挾術以知蘭不知蘭者也藝蘭者術窮於知蘭其知蘭之

淺者與蘂蘭者無術以知蘭其知蘭之深者與已而予授徒於外主人嗜蘭予爲言蘭之難知也主人曰蘭德之靜難知也其素易知也取其心映日以視之其心瑩然明且徹點滓潔盡華必素點滓未盡不素滓多紅多少則紅少淺則紅淺深則紅深華心之滓則華心之紅也予撫掌曰得之矣以其言之通於學得之也吾友允初子靜者也其爲人內明而外渾然恐其明之未盡并於其渾者時時失之以是不能保其靜爲作藝蘭說

作文三關

作文有三關三關者三見斷三性通也第一關在斷人之見無人之見者存則透一關矣文乃入手第二關在斷文之見無文之見者存則透二關矣文方入妙第三關在斷理之見無理之見者存則透三關矣文自入神三關頓透在通乎人之性文之性理之性而已三性

未通其爲斷也偭規背矩而已矣寒栖過我論文字偶及之寒栖曰然則有佛之見者存是不能通乎佛之性者乎語罷屬予記之

汪子文錄卷二

吳汪縉大紳著　長洲彭紹升允初錄

敘一

讀易私記敘

包犧氏準天地與易道三代皆有易文王作易獨首乾坤孔子取而贊之詳於乾坤尤詳於乾縉嘗究心於是差得治易體要獨若象數之原之難明也及究心久之有得於五五相得而各有合之旨於羲文之圖象太衍之數昭昭然矣孔子於包犧氏之易一言以蔽之曰易逆數也言乎逆之至於无體也於文之易一言以蔽之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言乎神妙萬物而无方也太衍之數五十於天地之數虛其五者易无體也其用四十有九於本復虛其一者神无方也故曰神无方而易无體烏呼盡之矣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冒

天下之道者也惟其无體故能冒天下之道數也者顯道神德行者也惟其无方故能顯道神德行數也象也天地之心也天地之心無他人而已矣人也者參天兩地五之數也中之象也其逆之至於无體也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其妙萬物而无方也吉凶與民同患无思也无為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其存也成性存存而已其存存也閑邪存誠而已乾坤之蘊在是孔之所以發天地之心藏爻之奧也緇私記之作其於說卦變爻位上下剛柔用九用六體例一衷諸孔子要歸於學易寡過孔子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蓋言學易之存乎寡過也天地之至賾至動有物宜而不可惡典禮而不可亂者易之象爻也一身之至賾至動有物宜而不可惡典禮而不可亂者君子之言行也君子之於易也擬之

而言議之而動學易以求寡過也人也者五之數也中之象也參兩之精也乾坤之緼也天地之心也準乎天地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者也人而寡過則邪不入而誠存矣誠存則五之數行中之象著參之兩之乾坤定天地位是所謂與天地準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者也人而有過則邪入而誠不存矣誠不存則五之數不行中之象不立參兩失而乾坤不定天地失位是人道失其準遂至於天地之化過而莫能範圍焉者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愼乎謂此也吾孔子乾九二之大人也文言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是所謂成性存存也存存而道義出焉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易无體而神无方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神无方而易无體也如是則天人無間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渾然一誠而已矣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烏呼此寡過之極功也孔之所以能發天地之心蘊

爻之奧以立人道之極也孔子之徒若顏曾思孟周程張邵朱諸君子或言易或不言易或言易而不及象數或及象數而小有出入要皆能傳孔子易學者寡過而已矣其寡過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而已矣是則羲文象數之原也外是而言象數者非也烏呼三聖後先成易其準一也學者準乎此實見之言行而寡過焉其於易也則幾矣

讀道德經私記敘

緖少好老氏書已識其指歸於至淳厚為修身治國之本惜晚周先秦間諸子之汩之也汩之者衆遂為儒者所弗道方外竊其緒餘以私其生而已屢欲為之說章厥淳厚時方究心於易未暇以為也及於易學少進輒取是書觀之亦有進於是兼釋焉孔氏道天地之道老氏歸於天地之根二師實相發明時若有不合者大道之行三代

之英孔氏志而未逮老則志乎大道之行而已三代之英非其指之所存也以此意觀之其不合於孔氏者亦少矣注老氏書者多矣別於諸子方外獨與易相出入者私記之作也

讀淨土三書私記敘

予以丙子歲往金陵應鄉試於時值盛疫之後予心憫焉意欲以淨業消之遂持百八念珠而往既出京口翹首雲天開口持誦江聲佛號吼動空碧既至金陵持誦不輟同應試者目笑予予怒斥之曰若知過否彌陀出口上帝在紫微宮中聞之亦當站起若秀才來金陵僥倖一名衆人耳何施施也已而入矮屋得題爲文予僥倖心忽發用力過猛至三場而四大若欲解散者然於倉皇中忽提一念彌陀色身頓爲究竟堅固因歎曰易所謂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者其阿彌陀之謂與予於是時已知佛法然意在究竟程朱陸王實地爲來者

一車兩輪並進孔孟大道未暇及佛法也已而知歸子歸心淨土以書來招予予漠然不應一意儒先書究心於是者前後幾三十年至庚寅歲乃得二錄書成二錄者尊朱而內河汾永康金谿餘姚也先儒實地庶幾在是於是從事於宗淨書於辛卯正月讀四十偈私記成遂取無量壽經觀無量壽經佛說阿彌陀經觀之作而歎曰釋迦氏住世四十九年說法如恆河沙數其清淨法眼則付之大迦葉其度盡衆生去凡入聖爲泥洹之次者淨土諸經是也衆生本來成佛實無衆生可度者其本願也實相無相正念無念者其實相正念也是爲清淨性海也衆生不守自性於無相中起相無念中起念遂迷而爲衆生爲相所轉爲念所繫三界升沈六道輪回流浪不息迷其本願忘實相而喪正念凡以是也釋迦氏悲之爲說阿彌陀四十八大願爲衆生發大願也大啟觀門開實相也專提念力增正念也遂

得往生則去凡入聖矣㨿得本願無願實相無相正念無念則遊乎性海矣一泥洹而已矣爲度衆生說淨土故曰次於泥洹及其歸則一實以衆生本來成佛故也衆生本來成佛必以淨土爲歸者何也則以阿彌陀爲萬佛之師易所謂大哉乾元淨土爲阿彌陀所攝易所謂至哉坤元也乾坤合攝萬物之所以資始資生也身土交融衆生之所以去凡入聖也於是前因頓現發無量歡喜心將爲我釋迦氏演淨土三門焉知歸子學佛已有至性予喜與之遊嘗同入中峯山徑窮究多泉石草樹知歸子持數珠蔭長松下藉草坐石誦佛號與泉聲相和也是書成當舉以界之爲敘其原起若此

文昌化書敘

天地之化一至善之流行而已矣聖人體天地之化上下同流一至善之同流而已矣予觀文昌化書是亦有以見文昌體化之功者乎

案文昌生於周初顯於晉末歷隋唐其靈尤著及宋遂大顯其化也蓋其善也又案文昌僊釋交修護持儒敎其能不囿於化而體化者乎其以止至善爲歸者乎世有疑九十七化爲近於誕者予告之曰易不云乎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文昌之化一日月寒暑之屈信日月寒暑之相推屈信之相感一至善之相推相感也六十五化以過於善而動惡機獲邛池之謫則化或幾乎息矣文昌服膺於善者久以是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卒得不遠之復也讀化書者當以此意求之道家者流以神道設敎飛鸞之書或多增飾然於文昌體化勸善之指豈遠悖哉予故爲敘是書之要歸如此而非泥於其迹也

有物錄敘

予爲是錄本之乎道德通之以經濟守之以氣節一統之於文章命之曰有物錄凡錄西漢下志士仁人之言爲一集始於己丑歲訾以十年而竣於是序其初矣恐不克終也遂敘所錄之志時自厲焉敘曰稽諸大易陰陽迭用剛柔有體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文章之用煥焉聖人中處天地仰觀俯察卓乎三極和順於道德理於義推本陰陽發揮剛柔文章之用備焉道德者三才之極文章之本也言道德而經濟氣節舉之矣以故聖人不言經濟而經濟具焉其推本陰陽開物成務者經濟之原也聖人不言氣節而氣節具焉其發揮剛柔外內知懼者氣節之閑也易曰言有物其此之謂與西漢下道德日微挺生其間者就以經濟氣節文章著焉乎此二千年志士仁人之不幸也予復觀於天地之道必有與立三才得以不壞陰陽剛柔得以流行不息志乎道德希聖立極者至矣其他以經濟氣節文章著

焉者亦皆能爲功於天地者也烏呼三千年志士仁人之言又曷可少哉予之爲是選也統乎文章一以文章之體類編焉所錄之指則存乎道德經濟氣節其以道德錄焉者曰達天德曰格君心此之謂有道德非是者弗錄學不足以達天誠不足以格君其可爲有物哉以經濟錄焉者曰固國本曰適時變此之謂有經濟非是者弗錄識不足以固本材不足以適變其可爲有物哉以氣節錄焉者曰尊王綱曰精獨志此之謂有氣節非是者弗錄器不足以尊王塞不足以精志其可爲有物哉其以文章之雄而錄焉者亦必敷暢道德出入乎經濟氣節乃爲有物而錄焉者也敷暢戾乎道德出入無關乎經濟氣節屏弗錄焉爲其言之無物也烏呼三千年志士仁人所爲命聖而爲功於天地者於是錄見之矣以予不類其爲是錄積至十年知其克有成書乎十年克有成書書成日予之有愧於三千年志士

仁人也甚矣十年弗克成書或踰十年終弗克成書書弗克成子之欺三千年志士仁人也又甚矣書成有愧於心子則爲天地之賊士也書弗克成自欺其志子則爲天地之罪人矣爲罪人乎寧爲賊士焉耳因敘之以自厲

有物錄第二敘

有程生者從吾遊於來安見吾架上書獨喜先秦諸子尤喜管商韓三家輒手錄不置也吾頗喜其有傑趣亦惡其質之健而駁也遂若禁之不能止爲之大聲疾詬生輒揮涕涕收復手錄不置也已而學之歸讀書吾家吾欲發其傑趣治其駁調其健爲選漢賈太傅以下迄明椒山先生文裒爲一集三千年志士仁人必聲在焉俾之時時諷誦引其氣於霄漢之上存其志於青天白日之中也復告之以孟子四端爲讀書之法曰無惻隱之心非讀書也無羞惡之心非讀書

也無辭讓之心非讀書也無是非之心非讀書也復爲之善誘曰讀書從惻隱之心而入非上智大賢其能之乎吾曹從羞惡之心是非之心入焉可也羞惡動是非覺惻隱之心自不能已終之以辭讓不自矜伐焉可與徧讀志士仁人之文矣生趣殊傑然神明未超以故不知霄漢之爲吾家青天白日之爲吾廣居也子時察其質健者去駁者留子之爲是選也意亦少懈矣已而挈之遊崑山侍於舟次子復告之曰流俗之溺人也甚矣朱子云自拔於流俗杜先生云回首驅流俗東坡先生云因循墜流俗比而觀之人之自處可知也能自拔於流俗爲豪傑爲聖賢不能自拔則驅矣墜矣爲流俗人而已矣旣歸崑山侍吾側從容發言時露傑趣時述志士仁人言行吾甚喜之爲言名教之爲吾道干城甚大流俗人求名及惡名者多矣皆不知名爲何物耳吾爲生言之有道德千古經濟千古氣節千古文章

千古者斯可以謂之名也矣因舉太史公烈士殉名及鐵槍王先生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語勉之又爲言人有攻吾好勝是也然好勝實丈夫之事也爲儒必尊吾孔孟程朱之道尊之如日之中天二氏百家爲之拱衛焉可也有敢亂儒統得罪於孔孟程朱者必斥之爲人臣爲人子必尊君父於聖賢之列有敢辱吾君父者必死之爲詩古文詞必尊司馬遷杜甫韓愈爲六經之亞有敢以謬種亂文統者必絕之凡此皆丈夫之事也吾不堪也後生可畏來者勉之予旣以是告生爲是遜之意亦復興起書成當命之爲有物錄蓋必志士仁人然後言之有物也學者觀於此書四端發動千古昭回爲丈夫之雄於以家霄漢而居青天白日也不亦樂乎

合訂管商韓三家敘

予少習晩周先秦西漢書及唐宋大家文究其淵原通其條理厥體

有二一日著書曰行文有主於著書而行文之變備焉者晚周先秦西漢諸子也有主於行文而著書之意寓焉者唐宋大家也予既嗜其辭然亦頗病夫著書盛而六藝之旨亂行文盛而著書之體且亡矣以著書之功繼六藝者孟子一人而已以行文之雄繼孟子者昌黎韓子一人而已自孟韓而下若郁氏歐陽氏號爲與孟韓同風及究其淵原通其條理不能無間焉況其他乎予既作三錄準孟繩郁棨管商韓諸家庶於著書中不失六藝之遺耳矣然文辭之嗜終不能忘於心嗜管商韓非三家尤僻爲之評曰管文深而茂商文拗而挺韓文折而宕其廉俐勁鋭則一也晚周先秦作者多矣三家骨法矯矯尤異予三錄之作酌其書有得有失而是錄專主行文備晚周先秦之變至二錄之作有意乎孟韓於是晚周先秦諸子之餘剝落盡矣以其嘗佐予筆端也終不能忘爲合訂而敘之

柳王二家文敘

予少習唐宋大家文最初與柳子厚王介甫相入方其入之深而溺焉也溺其文因護其人痛子厚之黨於王叔文也介甫之與元祐諸君子相水火也以新法壞天下也輒爲之焦焦然慮曰吾欲宗其文柰何其人如是於是見有辯子厚之誣原介甫之過者則躍躍然大喜曰吾當主是說已而讀書漸多意漸開解乃爲之豁然曰出處不失其正者士君子立身之大節也子厚昧焉進賢退不肖以尊主庇民者宰相立朝之大業也介甫反是是何可爲之辯其誣原其過也邪辯子厚之誣者并昌黎譏而斥之昌黎則誣子厚矣子厚嘗自恨立身一敗萬事瓦裂亦自誣邪原介甫之過者引明道分過之言則當矣然當時司馬溫公與介甫書忠告而善道者也溫公又介甫所深相服者而介甫答書拒溫公甚峻溫公能爲之分過邪於是不復

護焉然惜其人尤甚以予觀於唐宋大家文韓歐其至矣能配韓歐以行者獨有子厚介甫耳以彼其文克配韓歐而其人如是惜哉惜哉予敘二家文以著予之愛其文而不能護其人俾後之慕爲二家之文者其慎所守焉勿更爲人所惜也

羅歸兩先生文錄敘

予幼習爲古文辭私慕唐宋大家記敘傳志諸體未有入也閒居旣久胸中有少許佳處時時欲寄之於雜文以唐宋大家體爲之下筆便離何也閒居之人胸中佳處不過少許輒欲以唐宋大家文發之其能肖乎後於友人家得震川歸先生文選本閱之甚喜挾而歸時已漸莫矣急就燈下盡意觀之於其文佳處遂有所入後得圭峯羅先生文集略觀之亦能得其佳處羅歸兩先生文其佳處亦復少許耳然唐宋大家不傳之妙在焉歸先生晚成進士仕宦又不遂閒居

之日爲多雖先生科名仕宦俱顯其爲閒居之日少矣觀其文皆若閒居時所作抑又何也予以是喜羅歸兩先生文自識兩先生佳處率意下筆爲古文辭不復離矣列子之乘風也曰不知風乘我乎我乘風乎莊先生之夢爲胡蝶也曰不知莊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莊周與率意爲文閒居一樂此予乘風夢蝶時也然而羅歸兩先生則固予之風蝶也因錄其文而敘之

十一家詩錄敘

於晉錄陶潛詩於唐錄陳子昂張九齡李白杜甫元結寒山詩於明錄袁凱杜濬詩和陶者錄蘇軾詩和寒山者錄楚石詩合之爲十一家縉爲學子時見塾師爲詩意動即率意爲之塾師笑曰童子欲爲詩宜略讀唐人詩縉遂購唐詩得唐詩解首取陳子昂感遇觀之意大動私自咤曰吾不知陳子昂爲何如人何讀其詩若遊清都而舉

紫極也意大好之遂取其全集觀之日夜爲之不自休苦才短爲之久乃略有成就已而欲爲七古取李白詩觀之又若置吾身於淸都紫極也於時已娶新婦與新婦相對夜飯置李詩於傍熟觀之有所入忽呼曰把筆來新婦以筆授予遂伸紙疾書是夜得七古詩數首自是喜爲七古興到一氣爲之可得數十首予慕杜甫詩殊甚苦不能入嘗歎曰吾觀古今人詩皆有門可入即高如陳李吾一蹴入之獨杜甫詩無門可入吾其奈之何哉嘗私謂舍弟季音曰吾解讀杜詩以來都覺自吾身一語一默一動一定所遇一草一木一水一石無非造化即杜先生詩之造化也予既慕杜甫詩自唐以後凡爲杜學者輒取而觀之輒搖首曰門外門外及於友人家得杜濬詩大驚曰浣華一派其在是矣所謂千百世而下知其解者旦莫遇之也後復見袁凱詩爲之拚卷曰吾見學杜甫詩者多矣未有得其音者

不得其音故不得妙杜詩之音乃獅音鸞音海潮音天地間之至妙也不得其音其何能妙邪袁先生入杜尙淺然學杜而能得其音未元以來無是也予於是研味二先生詩爲學杜先導焉杜甫以前無門可入者爲陶潛張九齡詩同時無門可入者爲元結詩寒山詩則以無門爲門者也予於詩嗜好多矣日爲割棄割棄至今有斷然不能割棄者此十一家也和陶錄蘇軾詩和寒山錄楚石詩者亦予之所不能割棄也陶元並錄其文以陶元文即陶元詩云爾予於十一家外喜而爲之評點者多矣有取其詩蕭然相對高寄獨往者入之覺曰佛言內守幽閑猶是法塵影事者謂此也去之又有讀其詩悲涼感激窅渺無依輒爲之旁皇累日者亦去之割去之餘獨與此十一家者遊一以爲滿都紫極之鄉一以爲無門之門也

合訂明李何二家詩集敘

屈子作離騷後人尊之曰離騷經以屈子所作尊之曰經可矣曰離騷經未也爲其綴也吾則名之曰忠經或曰忠經爲馬融所作以之名屈子書綴益甚可乎荅曰非綴也孔子論詩云邇之事父遠之事君敎忠孝也詩之大旨忠孝而已周公其盛焉者也其詩爲正風正雅逮變風變雅作而北門蓼莪之詩出矣孔子少孤其讀孝也俱引詩以明之其有感於蓼莪之詩而然與後世尊之曰孝經孔子未嘗作忠經然而春秋之作孔子之志存焉孔之志敎忠焉耳矣烏呼吾於離騷之書名之以忠經者周孔之意也非取之馬融也奚其綴名離騷曰忠經其名正矣於是屈子以下詩統可一西京以韋孟爲統魏以曹植爲統晉以陶潛爲統唐以杜甫爲統宋以蘇軾爲統明以李夢陽宗同子爲統統之以忠孝也宗同子尤以忠節著上視屈子但有狂狷之異爾屈子忠而狷宗同子忠而狂狂狷又孔子之所思

也然則空同子詩孔子所不廢者也乃身爲馬融之徒者輒欲排而廢之不亦甚謬矣乎馬融之徒何足與辯吾獨患無知者之和之遂以喪失其心也人心喪而詩教衰詩教衰而忠孝之思益微矣是吾所大痛也吾故揭空同子詩而表之配以何氏景明配以何氏者以空同子振興詩教何氏與有力焉李何詩皆學杜子空同質性爲近然何氏秀出時亦有空同子所不逮者以故不爲馬融之徒者咸推之曰明之有李何猶唐之有李杜也

合訂唐諸兩先生時文敘

時文評家推唐先生荊川文者無慮數十家惟茅順甫先生得其微順甫之言曰公之到不得處如兒女話天機自在予爲時文由唐先生入然於兒女話到不得也於是歎順甫爲知言諸先生理齋文獨妙於天機其文亦復如話於前明中當推爲逸品第一予既好兩先

生文有來問道於予者予輒喜舉兩先生以告且爲之說曰學子不識文章利病才把筆爲時文輒喜言歸茅金陳此大妄也歸茅性於古文者也其於古文之學文皆問津於司馬韓歐得其氣體以是爲時文其文自極於古非有意爲古文也金陳之文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獨往而已自與古會亦非有意爲古文也此爲眞古文後之學爲歸文者熊伯龍鍾陵十得其三四爲陳文者陶元淳子師十得其一二爲金文者億萬不得其一焉四家中順甫之調最逸不可學而至以故時文家但存其名而已之四家者以鍾陵子師輩蓋代鉅子所得不過如是乃後生小子遽欲有意乎其間謂能有成乎予於時文好舉唐先生以教人者實以先生文其法既備其於文之虛實奇正抑揚抗墜操縱斂散無往不得闔闢自然之理而機氣神脈潛轉密運乎其間誠前明一代文家之樞紐也學者能用吾言精專於是發

其文性充之以學其候至焉得其樞紐而旋轉焉樂哉行文也上則追王錢也可夠則通瞿鄧也可降則爲陶董也可變而之歸茅縱而之金陳亦無不可行文之樂有樂於是乎予舉唐先生文好似以諸先生者以唐諸行文同一關捩子故也諸先生文使筆如風其爲清風徐來乎後之使筆如風者吾見其爲終風且暴而已先生文風水相遭過則忘之後之爲風水相遭者吾見其涸可立待而已文章利病非老於是者不能辨予辨於利病久矣以是壹言唐諸子敘兩先生文存吾言庶幾有慕行文之樂而興者乎行文之樂到得如話如兒女話雖極盡天下之樂莫有樂於是者矣獨行文之樂乎哉

合訂楊顧兩先生時文敘

時文之士士之賤焉者也以是販夫豎子下至田間傖儈皆得而笑之笑之者是也然笑其賤不能言其所以賤惟錢先生湘靈嘗得

而笑之曰八股之歐曾以是笑時文之士妄欲挾其所有傲乎制作之林者爲盡其情狀黃先生太沖又得而笑之曰八股中紙尾學問以是笑時文家彈擊陸王者表裏俱見矣甚矣其賤也予亦士之賤者也性故篤嗜時文然於八股之歐曾及紙尾學問非吾所好也吾嘗究極前明作者其文皆直湊單微無所謂八股中歐曾也其人如是其學如是其文亦如是無所謂紙尾學問也洪永迄化治文其單微實難蹤跡至唐先生荆川發之欲以諧先生理齋前輩單微於此盡露予既揭其文酌其妙而學問之指自洪永以來魁儒傑哲皆以朱子爲宗及餘姚王氏之學行而嘉隆後學問異指矣獨無錫高顧兩先生宗仰朱子最篤高先生所造尤深其畜而發之時文者顧先生涇陽也先生文從踐履中得之有眞味焉王氏之學一傳而爲心齋三傳而爲羅近溪四傳而爲楊先生復所嘉隆以後剽竊王氏之

學爲學問之患幷爲文章之患者多矣獨楊先生之學有本以故發之於文者至今精光不掩烏呼是豈紙尾學問所能哉以予之推闡時文也至矣時文之士其果賤焉者邪雖然是說也黃錢兩先生尙未獲盡知之彼販夫豎子儈䳘之流又惡足以知之哉

趙金二先生文錄敘

予游於詩古文辭樂觀古人之形神焉古之妙於形神者多矣必以司馬遷杜甫韓愈爲最予游於制藝亦以是觀之獨嗜金先生子駿文先生文得司馬遷杜甫韓愈之神者也形少不逮爾近復嗜趙先生夢白文手其稿歎曰煙孤霜滿潮上江橫眞志士心聲後來獨有金先生子駿耳遂書其後曰制藝中首陽餓夫也自有制藝來此爲百世師於是合訂二先生文時時樂觀其形神焉

方先生文錄敘

予幼奇鈍年十六尙未解把筆爲時文讀先輩短篇三日不能上口時走至庭前仰視雲天而已於時從兄弟與予年相近者皆翕然爲文詞或著能文聲於塾先太孺人亦知縉奇鈍然望縉心益迫心甚戚因强塾師試縉以文不可得數請乃諾先太孺人大喜涓吉日爲縉試筆先試筆日盛治具享塾師塾師終席無歡容越日以題試予授筆文立就塾師見之大驚曰吾不意若之有是也是日先太孺人使老嫗立塾外竊聽塾師言以報太孺人出望外大喜遂命縉曰我婦人不解文墨無以敎汝我能敎汝者願汝爲文但學好樣而已縉謹志太孺人言時時從容問塾師時文名選塾師答以　欽定四書文選太孺人聞之立爲縉買　欽定四書文選焉縉得是選觀之於正嘉以下諸作者時有會心而會心尤遠者於明則金先生子駿於國朝方先生百川也遂買兩家文稿低首雒誦不輟太孺人色喜曰

兒誦此不輟此果好樣乎縉對曰以兒觀之有志之言也太孺人大
喜曰有志之言必好樣也兒勉之太孺人勉縉以學好樣縉知學好
樣矣然不知場屋之所謂好樣何等也縉所從塾師若趙吳諸先生
皆以時文大師困於童子場者其所指畫皆前輩大家好樣而已不
知場屋好樣何等者也縉浮沉於中久之乃得為庠生太孺人及見
也又久之乃得食餼於庠太孺人已不及見矣痛何可言邪縉亦嘗
究心於制科之文號為正宗者獨與唐先生荆川相入以故予為文
得法於唐先生然予之樂觀於形神之際者尤在金先生予既訂金
先生文因復訂方先生文而敘之予高方先生文亦在形神之際厥
弟靈皋稱先生以一諸生其文橫被六合予無取焉予所取者為諸
生留好樣而已前敘金先生文謂先生文得司馬杜韓之神形少不
逮者以先生之學根於陸王及佛氏其文時時出入於陳亮李贄諸

人一往而已形非所論也金先生以志士仁人其文橫被六合然能知其解者無有也予於金先生文曰形少不違敘先生文曰爲諸生留好樣而已世亦有樂觀予於形神之際者乎知不以予言爲河漢也

韓先生文錄敘

予於制藝特好儒生志士之文二家文已盡制科文正變按之設制科本意育人材察治忽亦盡於是予之所好在焉非尙異也以予爲之獨如謝康樂鑿道游山見者莫不驚以爲賊湛溺於諸生中久矣近甚厭之欲爲揣摩家言性又不耐無已以意揣摩爲文得如李太白乘月著錦袍坐舟中放乎千里敖游山水間庶幾見者以爲僊乎其必有所合乎於所定八家中爲取韓先生元少文溫卷焉先生文龍章鳳質風采照人讀之如遇太白著錦袍時也至其辭鋒飈擊縱

橫排撝亦未脫揣摩家習氣然其韻度自高正復如魯仲連之斥魏使卻秦軍功成一笑而去意在爲天下士而已彼儀秦之徒刺股示舌必得塲閒祭餘以快平生者其能有此韻度邪先生文能極才外之致盡才人之最矣明季臨川兩大文尤爲才人之雄然亦頗喜效謝公伎倆乃不如太白著錦袍之易識也世卽不識太白豈有不識錦袍者乎見著錦袍者卽未必指以爲僊亦斷不驚以爲賊也予之揣摩於是至矣然不知於制科本意有合焉否也先生固制科中第一流也予攷其人蓋熟精經學且有志於當世之務云

南昀先生密證錄敘

聖學之要在乎復性而復性之功延平先生教人於靜中體認大本觀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又其要也朱子於師門之學微露其指於半日靜坐逆梁谿高忠憲公由之爲復性之功以身發明朱子居敬

窮理之奧其所深造雖親承朱子者未之或先矣吾蘇彭一庵先生晚有得於梁谿之學以是授之子南畇先生先生著爲密證一編密證者證乎此也先生性尙恬退敦名節人品迥絕明於死生之故去來無滯皆有梁谿風烏呼是則先生所證之密也夫

姚江釋毀錄敘

出於陽明先生之門者皆英材然先生所屢稱者徐曰仁鄒東廓二子而已二子所學甚淡陽明顧屢稱之其旨微矣是錄善發其旨實能表章陽明先生之學孔子之稱顏淵也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曰回也其庶乎屢空何顏氏之子所學之淡也然顏氏之子不遷怒不貳過以存其誠簞瓢陋巷以樂其志遂能發孔子之蘊敎萬世而無窮濂雒關閩相傳之脈盡在此也是錄善發其旨觀於此者亦可以反己內求忘言息諍矣

韓公復時文敘

韓君公復挈來安撖邑中諸生會課予得其文讀之知其深於制藝者也公復言制義所以解經而其所以自得者即於是焉存其言自得必效法於顧端文陸清獻予以是知其有志於程朱之學者也及予遊來安日得其制義讀之發明朱傳之功爲多其文温潤雅正如圭璋笙磬之有法度節奏焉於其解經之文可以知其所自得矣然公復猶欲然不以爲自得也志在取道顧陸希仰程朱得其門而躋其庭乃可語於自得也公復之志則篤矣其所以教邑中諸生者皆其志之所存焉者乎予推本其言以敘其文應公復請也其挈來安所設施多倣清獻嘉定靈壽之政而行之予敘其文未及詳其爲政也雖然觀其文亦可以知其政矣

闇懷庭文集敘

齊魯聞有抱獨君子曰閻先生懷庭敦尚質行樸學發爲文出乎潔厚之性歸乎古聖賢人扶敎之誠其筆墨徑畦閒攬之若無即之愈有淸識遠指窈然欲往往而不激溫密靖深知其人蘄然自守油油乎其自得者也先是予遊來安得交於韓君公復公復故與懷庭友善爲予通問未及報而歸吳歸則公復以書來告曰噫懷庭亡矣於是輯其遺文曰西澗草堂集者復以書來俾予敘焉予亦嗜獨者也然竊怪世之所爲獨者逃於虛寄於物終莫能由於道也獨之爲體與天地萬物同量浩乎其不可禦充然其具足者也閻先生斯近之矣噫何亡之遽也先生諱循觀號伊蔦懷庭其字也昌樂人以進士補吏部考功司主事居官盡職然不得行其意遂告歸其平生孝友忠信之施出處存亡之所繫具於公復所爲銘及彭允初表中予則敘其文不復詳焉